



北
礎
文
集

共
五

九
之
十

止

來

1283
5止



北碕文集卷第九

育王席煖簾跡

零亂收來全身入草見成拈出八面當風休論做處工夫領取
卷時消息玉樓起粟春歸雲會堂中金鑷開闕誰在夜明簾外
宜石橋開雪豆語跡

龍藏不能容攝是謂重玄雪盡葉入藏乳峯曾未深通斯為缺典禪者
之英本儒林之秀副墨之子乃洛誦之孫文采難藏印板打就
佛迹山幹田跡

插草建精廬徒駭瞿曇氏之迹開田說大義抑觀先百丈之心
丘園隨分經營道德敢忘耕獵異苗翻茂田中果唯我能知別
甌炊香鉢裏沙知誰交着

修兄淮南持盃跡

諸方曲木床邊葛藤弗少箇裏死柴頭上火種無多且續光明
不須狼藉等心分衛何妨直入長淮卒歲忘憂佇看香炊別甌

臨海尼如奉求僧疏覺無象族人

毗耶室內橫機在家菩薩娑竭宮中奮辯學佛威儀是真出家
決定成佛四十年此心如鍊猶在半途利那間一簣成功不妨
全節

化席簾跡

本自玲瓏却作無邊障礙放教周匝打開自己光明雖然枯木
霜花自是春風和氣機機相副還它日用功夫面面皆同要見
歲寒門戶

宇文樞密精嚴請消公跡

蕭愨公跨虹霓去衣鉢親傳稜道者從象骨來典刑不墜義膽
忠肝輝天鑑地深禪密行續炤聯芳委寄得人承當無媿恭惟
英淮山夢斷又移茅舍入深居笠澤春歸只有湖水無行路松
瘦鶴立雲踈月寒霹靂手藏袖間軒昂氣蟠胸次丹衷貫日
結皇天后土之知表刹摩霄副孝子順孫之託

鍊牛住霧隱跡三首

石橋淨慈
同法嗣

道北道南自是同工異曲難兄難弟孰非跨寵衝樓四蜀兩翁
一門雙駿恭惟其達斂不竭側管徒關如雲無心等一身於土
木尊法有体重九鼎於山林長蘆起劫灰之前小朵在屋簷之
下袖中有東海豈錦衣不榮故鄉屋裏販揚州携紙被便歸方

丈

時在本
寺西堂
右山門

見謝公不住大鴻神交方外識荊州不願萬戶道契環中判將
車子橫推不礙襪頭番着恭惟其忘懷於衆無媿於心要潑除
臨濟一宗風清下載未粘着正回二字草沒前除如當來彌勒
下生時有不待周文而興者豈無它人不如同姓父俟來歸若
論此事則上眉毛早已蹉過

有府

弗會佛法得黃梅衣蓋末之與抑與之與拍陰涼樹為黃檗兒
孫不為也非不能也要明宗於度外須領話於機先恭惟其不
重已靈匪後人得一千五百善知識邪法難扶四七二三諸祖

師死灰欲燄近龍床角踞鸞峯頭八千歲以為春嵩呼祝
帝九萬風斯在下鷗化為鵬

真相火後建法堂疏禮兄受業

甲乙傳家劫草深逾一丈丙丁失職劫燒幾至三禪豈遂無兩
花新好之吹尚堪聽瓦礫從衡之說白雲為蓋可無位次安排
頑石點頭自有虛空證據控此情於大施依舊經營揮老泪於
遺墟斬新建立

化苔跡

栽培不得到海方知撈撈將來望洋而嘆萬錢無下筋處八珎有
絕交書入五綴孟同一鹹味春浮波面夜潮載月明歸驗在舌
頭午盃隨香積去

百官渡惟一建藏殿疏

昆盧藏海面面莊嚴大士家風人人具足枕回廊之奕奕開厦

屋之渠渠展茲壯圖補此開典舜并作推輪之響舜并在寺前井中声
已有先徵支郎詠伐木之詩式觀後効

講合跡僧疏

藏海莊嚴深拍莫非圓頓法源浩渺盪蕩終至滄溟以心為宗
回頭是岸恭惟某因標見月得兔忘蹄三大部談笑無遺何濡
滯也百十城刹那便了反太速乎眷此類網煩公老手文字語
言之外盡力提持難疑答問之間全機獨脫

義烏縣東江接待疏陳道姑賣田創建

無休歇地寧免奔馳賣藥石田以創接待役它下榻曠眠解腰
共飯然後擔簦取友負笈尋師大厦終成便是營巢之燕一餐
必報何殊反哺之烏

離相請光老疏會真子八道

錯自南來悔鑄六州之鍊又隨派去洗空萬馬之群不甘涇渭
同派何苦草木俱腐某機迅飛電身如槁株笑領言前選佛得

甲科何可當也陸沈衆底有朋來遠方不亦樂乎一念萬年全身半偈力追逸駕又移苑舍深居自撥寒灰暫向人間借路

蒙養正達僧堂疏

梓人畫堵巍然相道之尊圻者操鐸徒爾楊朱之善願施宏太以振摧頽湏知百念灰時不守三条椽下盤根錯節咸歸剪伐之餘凌雨震風盡在幘幪之內

台州請宜老住瑞巖疏

惺惺人去萬牛回首難追莫莫機橫千偈翻瀾未已儀刑龍象眼目人天恭惟某二仲名高百念灰冷捧紫泥而去方快橫翔眷赤城而歸尤知靜勝為法來當酬居士買山住應笑支公看明月憶教眉母復詠謫仙之句下高木入幽谷不妨歌伐木之詩

黃岩慶善修塔頂疏

再經回祿萬牛難挽如山獨御蜚廉五鹿易摧其角三百尺規撫之壯八百年輪奐之虧遠目未瞻寸心先折八觴着地是中

發多賢光明一舉冲天向上寫四檀名氏

錢昭文直香火道人求僧疏

現童女身聽宰官身說法居環堵室來方丈室飛花欲為白足之歸未就青銅之選雲霄有路穩騎鶴上揚州雨露無私亟看魚翻禹浪

諸暨牌頭建藏幹田接待疏

八面玲瓏不動中間劄子三乘半滿撥開向上機關發明自己霸光來喫家田米鉢立錫無地運斤成風儘教聖凡雲水倒卧橫眠坐看龍天鬼神左出右沒

謝孔目舍緣作道士求疏

刀不利釜不銚弗與蕭曹異道突不黔席不煖未應孔墨殊途欲託黃冠以干青眼蛻九衢之塵土已覺灰心冀一粒之刀圭重看換骨

慧峰建僧堂疏

坐對聖僧折足床無安着處卧看水牯支頭石有轉移時莫言
一宿未間不似三条椽下選佛青銅萬中驗在堂中賞音青眼
覆明春生筆下

湧金門外砌路跡

樓吞山翠賦疎影於橫斜路遶牆陰詠甘棠於蔽芾積雨秋淫
潢潦康莊日因輪蹄平高就下可以扶顛歷塊過都咸資履坦
等心持地布髮掩泥此段難能誰人笑領前者呼後者應時行
時止於王畿朝而往暮而歸無黨無偏於周道

下竺智仁來僧跡

拙直較遲禮部牒不期而至蹀躞務速福田衣得亦奚為與其
僥倖圖成爭似艱難耐久我作是說殊非誑嚇聞闕汝勿他求
直下相逢特達

炭頭跡

燒楮拙柴單丁何媿無賓主話萬象同參欲知槁木春回試待

寒灰互爆出爐黃獨旋收冷涕垂頭炙手朱門一任諸人進步

請梅屏跡

姓名住持問此心有媿無媿口耳授受揣自己曾明未明直饒
六反軒騰更俟四花紛委阿師領話老子忘言恭惟其水可投
針囊非藏穎不立文字孔方兄有絕交書深入山林張乖厓要
換鼻木是真精進豈錯承當水國秋高難駐橫空庸錫海山雲
靜采登踞地猊床少尉同盟全提正令

蘄州東禪幹鐘樓跡

鐘樓出世時事此二跡

高着簷樞為我橫陳龔篋重開闌楯從它平接風煙試從複道
危層直眺岑樓高處客愁千緒斷處白叟洪撞何許一擊開眼
黃梁未熟

蘄州東禪幹僧堂跡

東禪乃盧祖傳衣之地盛唐石尚在此

觀水觀山一鉢之恩易報聽風聽雨三椽之地難圖終看九馬
空群始對聖僧無媿丁寧北秀自今莫惹塵埃問訊木平誰道

不勞斤斧

西菩造五鳳樓挂鐘於西偏建藏於其下跡參蒙受
自昔山川已屬兩公彈壓只今樓觀要看五鳳翱翔幻成京樣
規撫收復潛川氣象嵐昏翠掃烟歛霏開下容龍藏橫陳上有
華歛待扣俗子標於門外倚則麾之何人合住其中與之進也
城東楊相搞再造并修五里塘仁和縣尉為首求跡
稿名楊相扣子產濟人之心事屬梅仙試相如題柱之手春至
甘棠夾道秋來潢潦無根咫尺長安淹回半路欲展扶顛之力
平步青雲要知架險之功橫陳砥柱

南翔遠老幹麥豆莊跡

南山豆稀又見歸田之作崆峒麥熟難忘憂國之心勿役有麵
處提撕須向未芽時薦取一鄢不受二者何先斷大千維摩詰
神通還它願力盡大地王老師檀越歸我福田自在發生徒勞
助長

淨土移寺造觀堂跡

避溺於一溪雲外遷後盤庚求友於九品蓮中夢起清泰頃劫
波之可畏舍樂園以焉歸作而象之誓將去矣惟心攝境就繩
墨之權輿聞性見前聽對林之宣演

智盧求僧見李知省跡

人惟求舊水必朝宗豈遂忘選僧未了之羞亦自負嫌佛不為
之勇龍門無宿客懸知速化何難驪頷有玄珠勿謂弗求而得

開夏講跡

師者人之模範厥任非輕學者世之津梁所繫至重德先務學
吾豈無師矣蠹簡潛心十年燈火白蘋滿櫂幾度風烟直須六
萬餘言隻字三噉然後五千餘卷殊途同歸會看名相俱忘始
信虛空解講南薰入奏無絃不是無聲上士見幾為法元非為座

普光教院山門檀越兩跡其後

芳池生葑笑陶靖節顰眉別甑炊香聽支離跡攘臂佛法元非

奇貨金湯可是虛文與君大方同歸為我一聚而已恭惟其人擅
跨龍衝樓之雋掃同經異傳之譏欲解背時之嘲一窮自判弗
瘳稽古之癖此樂渠央黼黻新功筌蹄舊學如虎不用則鼠尤
馬皆空入戶聞其無人先師猶在

射虎秋深飲羽方知是石囊螢夜者被沙盡汰非金破讀從它
全提自我恭惟羨鷲鳥之鷲大章者愛曩事先師一仲父二仲
父今皆北面猶昔人非昔人直饒良選揔知正是玄沙未徹城
南諸杜被尺五昭回之光天下三支奮九萬控搏之舉

代人持盃買屋跋

地上錢涿方掩鼻過崔烈句中眼活盃沽酒飲陶潛敢辭辛勤
三十年有此廬安得突兀千萬間見此屋寸金寸土西子西湖
各開竝水樓臺誰念滿城風雨一枝足矣歌歸來出無車數竹
蕭然賦可使食無肉

梨洲化主跋

諸方羅籠得住肯上梨洲一盤首藉無餘更分香積倘可儀刑
七佛何妨教化衆生與其令逐客於陪堂錢則吾豈敢曷若登
壘斷而罔市利於汝安乎我固丹心誰開青眼

日者陳氏命子作道士跋

入王屋山無錢鬻牒隱成都市信口談天願豐財有道拙不如
人雖異傳同經猶懷舐犢相逢求售直欲圍成老子五千言誓
忘筌於帝上令威一千歲期化鶴於遼東識破話頭何妨注脚
諸山為李臨海昌宗保安眼疾於千眼大悲殿踞

禱尔神祇感通久矣為民父母休戚以之惟杲日之行空掃昏
花之無蒂借千眼司明之助罄乃先心策三年治劇之勞俾其
終惠伏願金篦刮膜增罔罔於覆瞳違掌舒光副拳拳之輿頌

黃檗湛愛堂造房舍跋

黃檗歸來滿船載月青山不改半榻眠雲玉川破屋難支金地
高風欲喪桑榆遲暮風雨飄搖古人之戒三宿無留君子之居

一日必葺直營蕭條四壁未免求人假饒突兀萬間莫非報德
大雄寺白龍殿幹直廊跡

去季早剋膠斷港之舟杭傍寺蜿蜒需隨車之雨澤涸轍見重
甦之喜福苗起九死之餘更答恩私遺像有嚴於輪奐神非尸
素女靈無媿於陰晴欠回廊三十間盤飛磴一千尺密雲不雨
既孚京尹之求三日為霖敢後傳岩之助

杜寺普光幹柴蕩跡

足食足兵京地曾稱武庫無柴無水家風渾似疎山鼓鐘自可
忘憂樵采尤當軫慮欲栽葑草直從白鳥明邊不礙釣舡橫截
碧蘆深處豈獨烹飪以奉祭祀亦可樊圃以代垣墻何患日生
便為歲計

造鐘樓跡 鼎老請作

振此洪撞百尺橫陳壯麗舉斯重寄數尋直上青冥不曰才難
孰云器小閣浮以聲為佛事必有因緣斧斤以時入山林可無

梁棟財當配法福自開基

普照寺修西方閣展殿軒跡

寶閣橫陳樂哉如佛淨土劫灰屢掃巋然如魯靈光支大厦之
將頽湏真才之起廢爰誣匠石以扣檀門自四十八萬至四十
八錢滿法藏比丘之本願由千百億化接千百億衆式雁門伯
仲之芳塵要見異時花內標題便是今日跡中名氏

超果無礙浴院幹前軒跡

無礙浴院前榮未舉脩梁巨量福基後効湏還大施要尔同超
濁土為渠辦取涼池尺土寸金千金易得一湯二水滴水難消
雖無位次安排只貴寒温得所成佛子住行看妙觸宣明舞雩
詠歸不在春風洙泗

華亭證覺觀堂教院檀越山門兩跡

末派所至濁空清渭何當公齊人所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渠方
合耦而助吾竺同途殊歸有可平章毋忘推挽恭惟某淨覺梅

花對下十載掩關永和脩竹寺邊一枝容膝自打諸天交道儘
教諸子揶揄似不能言扣之則應九花開觀作興清泰宗風一
步到家來問華亭舡子

相群炙手陸梁井底奚為何補承家醉飽藩閫未已自守台衡
計拙放教燕雀風高真箇派通何妨冷落恭惟某寸田可稼丈
室曾開負循循善誘之空扣止止不譚之要柯棣水逆笑射羿
之逢蒙谷水秋深豈鳩人之赤子買山且置擇地徒勞判一生
硬兩脚跟跨諸方出幾頭地

延慶觀堂翻蓋跡

直明生死欲空冀比之群橫絕娑婆大勝終南之巫惟此觀堂
之設示人淨土之津一花題名五濁離垢劫劫火洞然而不壞
恐梅霖霑露而難支滲漏不除悱懣何託鴛鴦翼翼可無望於
同盟之人荷芟酣酣結有緣於未歸之客

陳寺修圓通閣跡

處處普門迷隔弱水三萬里巍巍重閣何必崑臺十二層是雖
土木之成寧免陰霾之蠹蠹須再振成則中興豈敢擅千金獨
創之榮要當致萬福攸同之助三熏海水式嚴檀施之家百轉
宮鶯同入圓通之境

淨慈冬節跡

兜率荔枝中老素三種毒瀆昌橘子欠韋郎一夜霜驗人只這
些兒笑我知它幾許冬年解結自非舍富從貧南北東西誰解
生心受施

智門能老開堂跡

表海大邦杳杳蓬瀛有路住山本色明明刀斧無痕陽春不是
無聲霽月豈曾諧俗恭惟某名晞盧老墨孟毳衲猶存跼躐智
門荷葉蓮花使用先師意旨未夢見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試
露鋒鋩要知源委蒿呼祝帝八千歲以為春鵬舉摩天九萬風
斯在下

昭慶淨土池跡

載笙歌去。明宣北岩之舡。聽對林談。花託西池之藕。斷尋常之擾擾。開丈六之巍巍。即俗明真。事則有成。有立。惟心自性。人皆無欠。無餘。欲謝炎丘。必尋涼壑。由初願至四十八願。佛不虛言。捐一錢至百萬錢。君其樂施。

妙湛月岩中開堂跡二

向來擊小彈。偏揭單傳第一義。譬夫尊王賤伯。尚六藝黜百家。永懷先物之難。要見續弦之斷。恭惟某。諸天響合。群祐景從。明明百草頭邊。會其有極。落落九淵之下。亦與之俱學。妙屠龍機。深陷虎。偶虛蕙帳。不須賦北山移。休打葛藤。佇看行摩竭令。

寄居跡

大虛無口。誰翻四辯之瀾。頑石何心。自領重玄之旨。至若墻壁瓦礫。洞然見聞。覺知九我。簪纓式此。龍象恭惟。某家有哲匠。心冥正傳。會於聞處。知歸肯向。說中取辯。務到不疑。方酬半偈。雖

曾小試。未稱全提。雷欲驚春。潮仍孔月。非男女等相。不須問境中人。碎佛祖玄關。便豁開頂門眼。

碧雲建藏跡

達摩耶藏。要看八面玲瓏。娑竭龍宮。未見層層。管峭時事。竟成於有志。珠固得於無心。坐令海嶽。旋時盡在。機輪活處。日暮碧雲合。鉏雲釋種德之田。雨來脩竹鳴。題竹俟登龍之客。

正海爭以償其勞

徽廟道場不應作。貢院遭別駕。駁使求僧。

奉先帝在天之靈。伏節死義。惟空王入室之子。荷法忘身。珠中業影分明。柱後惠文。寬大燭不勝月。嗟盆覆而不遭。魚漏吞舟。雖網疎而弗漏。甚矣割支之慘。徒斬春風。懷哉圓頂之逢。靈沾德澤。

心老住道場跡

叢林止黃葉之啼。一叟有托。廊廟中青錢之選。十目無私。泥登

延埴之盤翼駕扶搖之御重增九鼎喜林三山共惟其從道場
來成佛子住象鼓聲前不死塗毒休過泥洹震徹無聞知音猶
在盡掃百癆方屬半提督轉一機何妨全壁西湖乘興有如雪
堂居士留石塔師北磻揮毫大似木原上座勘石門句

淨覺法師齋忌疏

淨覺與其師四明法智辨論不合遂歸天竺慈雲藏
主後人目之曰山外宗

異傳同經等述一王之法家雞野鷲咸歸八法之書雖統有宗
會有元始可流通必青於藍寒於水方堪付託受斤有質投針
不疑毫厘少差腹背大敵金石玄中逸響空蹄紙上陳言脫穎
難藏當仁不遜智齊范樞則師減半德技經肯綮則目無全牛
仰事激揚俯從振厲以呪以詛既出斯門載馳載駘未知
鹿死誰手具位伏願山無外界勝幡樹十丈之紅水有回淵孤
權反九池之碧

下竺修造疏

殿古雲深會靈山閣蜚天迥九花芳沼為隣此外皆椽差相
脫之餘於是乎雨震風凌之甚礙難勝任未聞堯柱之箴梁昧
持危有待架虹之手行將壓矣坐抵怒然思初建不曰惟艱願
因循尚安敢肆三檀應無住相兩磗不盡恩波矧王舍城乃古
佛國春風著力齊吹入北門來梵刹重新何莫由斯道也

拜郊臺天真院移普賢塑佛疏

五象回頤在法界中古殿重修出人意表鮮明如爛銀闕象設
如七金山江月洗空不見塵囂之蹟樓鐘通響時聞梵放之聲
城南尺五雲霄花藏三千幢刹大功德海大富貴人只有歸依
更無擬議生心受施敢貽居士之譏住相生天莫負如來之記
小白花橋疏

雄踞中流玉皇老仙曾度大書魏柱綉衣使者重來陋溱浦之

乘輿快雲霄之得路比石如櫛擬芻尼銀浦之高寒飛梁閣雲
為儀鳳甘棠之伯仲此費實重小才罔功振百年皇祐之規撫
增一曲蘋洲之壯麗看卧波之峭峙未寧何龍若遵路之坦夷
其直如矢

請事老位報恩疏

睡虎眼開聽它搏噬孤鸞影動還自回旋是誠彰教兒孫孰掩
丹山文彩某冠冕萬指筌蹄百非等將淵奧根源付與緒餘土
直有口挂壁早憐葛藤無心出山已成途轍來作鄆中佛事式
尉同盟撥開度外塵機掃空邪說

婁公瀆中興接待疏

古婁公瀆舊化城基藏雖八面玲瓏缺殘衆相地乃千年常住
緣募三檀畢命為期亟圖接續餘生未泯便欲圓成祇陀天子
開給孤獨園却為前佛後佛舍妙眼善女修破損像世世生
天王人王家試聽八九十老僧之言必享百二十長年之壽

常熟道友焙經得舍利無數榜

蠹不在魚在執紙上語者焙非待火待忘言外詮時本自清涼
何曾熱惱珠回玉轉單聯復貫無遺霧濕嵐昏一暴十寒殊甚
歸諸藏藏白不能說藏諸身身在則有餘第二義門恢五福聚
佛法不怕爛却死灰不復然乎弗於鼻觀上聞經安能火燭裏
說法墻壁有耳分明於此知歸舍利無根畢竟從何流出

烏青鎮廣福火後修造榜

炎炎三毒競起無明落落千間遂成烏有可惜千年常住適遭
兩木相因窠壯窠明不激不發厄會驚喧兩鎮劫燒幾至三禪
玉石俱焚鬼神弗赦掃殘瓦礫重布準繩豈憚辛勤有此廬行
看突兀見此屋工師得大木莫非佛刹重光太子布黃金便是
法輪再轉

長安明兒修造榜

逃虛空時修喜足音之響過長安市遙知日馭之高弗超火宅

炎丘誰識涼池芳苑殿古將仆閣今欲蜚懷哉一木難支偶爾
四緣俱順幻出九花幢刹宏開百尺簷楹復道行空落日懸鼓
佛無高下莊嚴萬德皆同土有西南淨穢兩途相遠長玩壺中
日月盡收劫外風煙更上一層不移寸步高閣大第毋求住相
生天林樹水禽等是無情說法

南翔修造化糧

鶴南翔去幾時華表重還錫北飛來指日祇園側布寺占蕭梁之地
浦停博望之樓風嫋經幢蓮開品觀六萬字誦芬陀偈半千僧
同梵音聲未策歲功先了日課開梵天之壽域為王者之福田
佛放光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法城峻峙壞者既妄護者亦空
徒欲捕風還如繫影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庇託萬間取上方
皆維摩詰神通香酬萬指虛空有盡一鉢長歌實際無私百
堵皆作

龍華寺火後修造榜

雲蟾樓觀天開三會風煙水鳥樹林地接九花池忍錢氏五王
舊德皇家萬楹不圖轟劫星居蕭洒半千之衆鑑堂塔在流通
四十餘年司烜氏玉石俱焚古寺基乾坤獨露殿宇衆法次第
重修嗟撞鐘伐鼓之時欠展鉢開單之地要見百世楷模六種
成就還它一堂冷澹千古分明大富貴人盡是王老師檀越小
聲聞衆願觀維摩詰神通天道好還老胡有望

保都寺重開大慧語錄疏

濤湧瀾翻尚想衡陽章面雲開天霽式符江漢歸心然指一十
有七年信口八萬四千偈入天龍象在則人亡則書草木芝蘭
出乎類拔乎萃奎文寵錫海藏珍收雖非魯壁之藏甚於秦火
之酷欲哀衆施盡與重刊掃古今螢燭之微還皎索蟾蜍之照
遺音猶在妙賞須逢如金聲玉振無遺免邪說異行又作

祥後堂住天章疏

東晉高風想見蘭亭勝踐後人表刹遂成蓮社清游典刑懷古

衣冠氣象壓今叢席與選掄者皆奇偉人其人峭峻全提淹回
半座雖云借路是亦明宗便當捷出橫蜚未有長行不住佛法
扶顛之際春秋責備之時水迷涇渭之分如何著眼烏藐唯雄
之辨只合忘言莫論三種住持要見一門超出

邱老住天童州府山門諸山三疏

有法付國王大目金湯惟固無法付空王真子衣鉢親傳斯文
欲並皇明王度敢忘陰翊其人身藏北斗口吸西江滕公三代
後跨竈衝樓肯堂一著先摩頂放踵康莊失步指陳自已珍琦
死水觀瀾又屬他家風月與其輦轂曷若山林指碧巖若玲瓏
達四聰於丹宸觀黃河水清淺導萬派於銀潢右州府疏

會佛法入何帝稻麻竹葦無陰陽地不關水旱豐凶幾箇知歸
其誰踏著某人浮華消盡真實獨存一點無私十年起廢春去桃
花片片綠繞庭除夜開月觀沈沈翠磨星漢孰謂平常是道安
知坐充平常自憐計較俱非不解巧生計較出乎其類少尉同

盟豈無它人願觀盛作右諸山疏

名徹前朝得松巖之奎畫道衆中貴服稱吟之金襴道人分上
安用多般明眼人前不直一笑某人勅住天竺勅歸天童靜退
於演道菴機尤峭峻遭逢如清道者龍更光華樞谷成陰睦州
擔板佛燈劫後佛燈印又聯芳事法界中事法門當再振右山門

修造疏

住處不支堯前修之尸素傍觀者西見後進之因循適當承乏
之秋安冀中興之業門庭大敞囊橐無留想翼之之脩廊悲涼
故老眷沈之之古殿懷仰空王廟典猶多成功尚遠需以布黃
金之手於豁開青眼之時意在鈎頭春生筆下

蘇公堤南屏寺修造疏

蘇公寺老門掩斜陽西子湖春堤橫綠水楊柳芙蓉富貴梅檀
簷蒼葭淒涼屋既摧頽僧亦寂寞因陋何妨就簡惟新豈易圖成
甌甌再翻餅憶可冀社石重振棟梁欲堅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

受用明因果者壽明因果者受當此話繞行施心便廣

四眾塔疏

湘南潭北層落之影團之天上人間峭巍之孤迥之雖示兩雄
分座何如四眾同歸一路涅槃千年矩范腐裁朽器有菴中不
死人華屋朱門賞絃外無聲意留十方常住之地駐一原不老
之春壽君壽親利彼利此

西谿接待建華嚴閣疏

天上雲開兜率靡不涵容明前路透長安可無接待庫院脩廊未建
廣堂傑閣方營不知法界無邊豈信雲霄有路朝往西天莫歸
東土何日到家南詢諸友北謁文殊一生成佛盡是華嚴富貴
孰非藏海莊嚴法之圓成人之具足

東陽雙魚接待疏

騷人著語好風千里吹來劉禹錫在京山鬼挑燈清曉一時逃匿
天巧無從自獻地靈遇物斯彰起乾沒之峭巍如獲信評之雋

傑佛宮儒館鐘鼓絃歌試看止息化城孰若詠歸沂水割物惟
智果入曰財堂扁生秋掃大暑去酷吏山有飛瀑如白雪停陰
岡絕唱雖高同聲必應

延慶修造未辦疏

四明道場蕩而復振一乘法味流而不窮自寸椽尺瓦重新幻
傑閣崇樓如舊菴虧藏六義欠函三缺典猶多全功未既上方
有世界化菩薩無路搏香殿土惟塗泥東海若隨潮退舍先資糧
次加行始一實終成山扣富貴人看鄉里回

致道觀副觀化朝真法服疏

明信在躬沼沚蘋蘩可薦蓬心飾外文章黼黻奚為發振殊儀
先崇內照不脫走塵之屣難觀象陽未更清汗之裳敢延真取
必辦盛服其如空囊只有求人別無出著舍風疊雪輟任家舊
賜之餘垂佩采香昌桂窟巍攀之報

吳江聖壽修造疏

三江既入松江如畫圖中萬壽無疆聖壽絕巽塵外起於石晉
側布金園劫灰再掃無遺天道好還可俟堂無周屋欠翼之
駕蜚鐘未上樓壺鈇之鯨吼其它罅漏以次補苴善人樂損
有餘君子自求多福人惟尋舊事不避難祝大哉堯南極春秋
翊壯哉縣太丘風化

華亭普照置米蕩浴疏

罪容百斛注不竭之滄浪衆浴千僧盡將來之垢濁未建瓴於
温室已脫體於汗膚楚言刈於錯薪賈特高於丹桂獨無樵曠
會有檀家直從芳草連天遠至萍蕪盡處壽拓八荒之域妙觸
宣明福開萬頃之田諸塵清淨

證覺買地建延壽堂疏

刑十方為老病老病未安殿居歌一鉢飽蕨蕨蕨未實其腹
旋欲經營餘地永為種植良圖顧朝墓莫益之缺如恨尺土寸
金之難致革東鄉至第蕭之地掃去腥膻騰西方菴普之芳同歸

清淨

梅里勝法起三門修造疏

皇皇四達春風吹散天香翼翼層層夜月隨行道影梅里一方
勝刹檀林四眾禪樞風雨飄搖梁柱頽圯欲振尊卑次序別開
壯觀明庭如正人心以致其敬凡淒涼之老屋擬輪奐於新規
淮海貴人既受靈山之囑粉粉禰野衲遂扶小刹之顛

崇德普寧接待疏

官塘暑晝晴思待扇之人水驛雪時寒欲回之權不斷商胡
袞袞方來雲錫憧憧熱須澆滌清冷息免淹留叢雜菴宜並路
亭可臨津開千年鐘梵家作九夏茶旃供渴者易為飲涼於滴
滴醍醐適者不忘歸笑破區區逆旅不勞三宿擬報一時普賢
有志酬恩今日其誰負德

慧日僧堂疏

摧頽老屋何以安單敬側樞窻若為掛鉢一木巍撐不得千金

改作尤難要見一堂冷澹千古不明還它百世規撫六種殊勝
載觀出著只合求人豈無王常侍與臨濟同遊亦有張無盡為
永安撰記

彰教法堂上梁文

法道隆替存乎其人土木壞成繫之於數顧行藏之由是在營
建以何如細為楠大為栴取其長而已矣斤者斲刀者削審斲
技而庸之庶進盡力之苛抑免弃才之謬北磻老子雖也無卓
盜猶可歌信開百福之田壽拓八荒之域不求侈靡以取譏嘲
人其人廬其廬晒愈之強為辯也尔為尔我為我於惠也初何
傷乎願聞堂下之言以悟雪中之立劔須高挂尉徐君九地之
和梁欲橫飛相匠氏一時之巧兒郎偉拋梁東疎雲溼霧鎖
空濛霜鍾敲月回僧定人在煙蘿第幾重拋梁東稚松孫竹間
瘦楠沾沐九天新雨露參差濃翠影交參地深幽雲從黃鶴度
雙谿千載子安呼不起來依蕙帳隱淪栖詭梁東北阜深雲鋟

不得長刀短筴斬荆榛留取梅花伴磨匱拋梁東雪卷水晶雲
母愧自是丁山壓眾峯一泉一石皆宏放拋梁東泓碧濺濺生
石罅張公名字至今存清清不改消炎夏上梁之後伏願人
安里社米熟家田恢耀梵而鼓行贊唐虞而陰翊衣傳止六代
已多北秀南能我獨有二天得依龔遂黃霸

大梅護聖僧堂上梁文

絕頂有天苑與壺中不別深居無說誤從為上虛傳眾舍磨匱
之芬衣做芟荷之製榮公長老來踞此座不負大梅住山無刀
斧痕談玄有虛空口斷輪自若血指紛然掄材而為棟梁挂椽
以庇風雨一堂冷澹道南派別清流千尺婆娑濟北涼生大對
賀厦燕雀展單象龍彈指翬飛何必拍將軍之廩聽渠豆爆不
湏然內史之灰欲相脩梁爰歌善頌兒郎偉拋梁東瞳瞳海
日上空濛晴卷煙霏橫獨秀光搖寒碧沕群龍山有濛濛極霧拋梁東俯
瞰諸峯鎖翠嵐秋攬千林吹桂子影高群木綻優曇拋梁西一

牛鳴地兩招提山噓曉聲鐘斷續烟消晚翠玉參差拋梁風
滿天香浮毳袂佳士能來似有期俗駕自回安用勒拋梁
鶴在陰飛逸響畫簷低與暮雲平觀史夜摩無此樣拋梁
整斜斜排萬尾要知身是太平僧善頌不妨歌至化上梁之
後伏願雲歸霍嶺門掩孤岑松花有餘聽松風此山老梅子當
孰問梅仙何日歸捲百衲於三椽選一麟於象角

育王姚氏子暴飢奉母主僧宋印墟其廬利州定哀
金新之上梁文

仇餉既饑貪殘自斃嗟來可食禮義誰明其愚魯有餘困窮無
告執肉可曾知味頡頏莫妄異封侯變從頽子墨埃既逮杜陵菊
屋墮外覆巢之酷震駭隣人牽衣頓足之哀怨咨行旅青山不
老感乘麻燕雀生成黃粟難賒嗟兄弟妻子離散眼空環堵心
折分羹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眾輕易舉至矣盡矣不可加矣此
恨難平方自貽草創之羞笑渠墮苟安之計先事後食從今忍

渴於盜泉係閣重樓自古閱人如傳舍兒郎偉拋梁東剪剪
茆茨枕鄮峯誤燕歸來尋古壘飢牛歌罷撫長松拋梁南一眼
芊蕪接大涵霧雨漲空無處覓曉來依舊色如藍拋梁西家家
茆舍擁踈籬淺深野草空綠砌窳莫閑花自滿枝拋梁北松奮
老髯空翠滴不隨桃李嫁春風可是春風無氣力拋梁上咫尺
浮圖涵萬象為問劉郎安在哉一聲清磬深雲響拋梁小小
數椽如大厦為誰葺故為誰新山中千古成佳話上梁之後
伏願春回玉帳光透金墀驅虎豹於山林致鳳麟於郊藪洛陽
都蓋正須綾襖橫陳寒士俱歡不管吾廬獨破

華亭楊太浦朱寺法堂上梁文

楊木陰陰人在輞川圖上浦雪冉冉僧歸清泰城中發露天藏
幻成雲構檀越其人孤韻絕俗半生如僧願輪拂盡鉢衣結習洗
空統袴只營精舍不築菟裘豁開重閣大講堂招延三觀法檀
度聽經之浮圖是中湧出隨身之宮殿何許飛來刀斧無痕林

泉增氣蕙悵空兮夜鶴然賞機雲二仲之音潦水盡而寒潭清
印持遠千江之月一堂冷澹萬象證明潮聲雜善頌洋洋行看
賀厦翺氣與遥穹蕩蕩盡屬鈎簾華觀欲成脩梁爰舉兒郎
偉拋梁東江派萬折繞吳松長憶法華新道者冥冥千仞沒孤
鴻拋梁南南翔老遠是同龕此堂後夜有明月更復與誰相對
譚新道者乃開美死拋梁南翔遠動請道陰陰翠樾鎖煙霏風急屋樓高突兀煙
消鴛瓦碧參差拋梁莊嚴面面皆殊特若非胸次有規模此
段風光恣亂沒拋梁雲垂平野開屏障諸天無路花不飛梵
放有聲山峇響拋梁樵李無言時自化衆角雖多貴一麟驥
子騰騰空萬馬上梁之後伏願步武龍象筌蹄兔兔白石點
頭黃金布地梅熟許同朱老喫覺林泉四事之饒山高豈礙白
雲飛看寶主一時之盛

碧雲巖殿上梁文

殿舍歲歲皮經擬海伯官之輪奐樞發機機運軸尋山橋對之

根源曩聞十二部所詮拍歸遂得八十卷重玄嗅出記所見者
作而象之以境攝心與人為善北磻豨叟負也非病剛而用柔
浚背井而罔功墜廢畦而弗獲寸才如玉斲小貽工師之着尺
堵畫宮用大笑夫子之拙所住之刹斗大所臻之雲鼎來茹苦
分甘共作同息幻成四朶跨出叢霄月車日馭東湧西沉牛鬼
蛇神左出右沒哂乃閣蜚樓迥燕雀風高着茲地轉天旋鯉鵬
路闊三轉法輪如舊萬年玉曆惟新舉尔脩梁聽吾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碧雲峯對紫雲峯冉冉碧雲歌日暮紫雲峯下
聽疎鐘拋梁南種杉僧老雪慘慘却憶閩山生處樂驚猿空守
綠蘿龕拋梁西淹田秋稼與雲齊未必侏儒肯飽死只令臣朔
一人飢拋梁北平地獨山無草木若天生堯確不中樵如何容
得牛羊牧拋梁東雲際何年埋石像舉頭雲斂建招提祇陀太
子金園樣拋梁西禁榦朱離隨俗化自是陽春調絕攀可但只
今人和寡上梁之後伏願帶經成俗佩犢變風鵲鳴在原視

弟有愛兄之道虎豹遠跡耻人懷食子之心緊崇佛乘陰翊王
度式全父愛陋表彥道之呼盧庶荅母慈嘉穎封人之錫類

有殺子之嫌未竟而呼盧成風
有子大失抑使自裁母不能救

下天竺造僧堂上梁文

靈隱前天竺後三千刹外風烟西湖上畫圖中尺五天邊雨露
旁開仁壽幻出莊嚴性具為宗法門有議兩雄孰先孰後聽法
華經二瓠載沉載浮寓東海若住山某人行輪碾霧戒香逆風
萬指影從四花兩集追惟故事半座穆如清風來歸舊山一會
儼然霸鷲既滿戶外之履頗隘堂中之單欲旃檀詹匐成林以
枯木留香為式旁搜柱石出深山大澤之耆髦聊布準繩付盡
聖斷輪之妙密 拋梁東一川風物在壺中砌下水明深湛染
樹頭雲濕小玲瓏拋梁南上中下竺寺分三四山如畫開屏翠
中有青青小蔚藍拋梁西山高孤塔與雲齊層層落落琉璃殿
咫尺叢霄路可梯拋梁北一奩寒碧豬明玉放開三板雪虹飛

疑是飛廉翻地軸拋梁上觀史夜摩無此樣萬竅無風籟亦虛
隱隱薄雲聞梵放拋梁下陰陰壽木藤蘿挂近寺時聞鐘磬聲
莫隨風雨飛遥夜 上梁巡後伏願一單如倚岡陵百祿長於
翼翼崇功報德嘯月眠雲得覺道成同結內宮之社使
聖人壽祝如華封之人

丘運使後堂上梁文

昌黎獨步辛勤三十年有此廬浣花何時突兀千萬間見此屋
曷若本支餘慶共承先緒幽光整頓丘園團欒長幼某官心涵
江月鬢老淮雲三逕就荒夢想歸來之詠四郊多壘敢忘蜚輓
之勞揀盡寒枝莫如喬木龜筮叶吉祖宗妥靈凡曰同盟之人
共存諸父之國安昌未老尚堪弟子趨隅太傅欲歸又見君王
前席拋梁東梓匠輪輿欲奏功故俟新築生和氣稚耄喧呼賀
燕同拋梁南湖光雲影兩相參六月涼生清晝求荷花落日正
紅酣拋梁西門開深窈止輪蹄古藤細柳成行列時有子規來

上帝拋梁上催詩急兩油雲黑壁碎珠零在筆端四座喧譁
醉墨拋梁上鸞尾掃除雲物障八面玲瓏一鏡中主人肯文同
昭曠拋梁上莫論少室山人價百家姓裏 聖人名無道桓文
之事者

伏願上梁之後紅塵擾擾明月朦朧始知弓未嘗云益信珠元
不去舊巢燕子喜歸從百姓家初日寒鳥弗須占丈入屋

慧日僧堂上梁文

門如市心如水喧寂惟人山有玉淵有珠秀整超俗此大蘭若
如小祇園自跨虎野哉僧來相攸壯哉縣一堂欹側十載經營
今茲策勛老我袖手 北磻老子閱世欲槁與雲俱遲絕憐買
沃洲山大似捷終南徑究此生無生學畢命為期絕諸方孔方
交於吾何有至若土木興建與夫金碧莊嚴力非不能智弗可
強誦永安僧堂記為平生座右銘咨爾後人遵予明訓式陳善
頌以相脩梁兒郎偉拋梁上扶桑初日上龍慈霞明高下叢寶

碧光透東西兩鏡紅兒郎偉拋梁上童子南詢五十三一從去
後無消息懶聽行人說徧叅兒郎偉拋梁上水通清泰九花池
宋雷靜杜人心別告戒丁寧不變移兒郎偉拋梁上舊井依稀
言子宅千古弦歌在武城鄉邑至今為軌格兒郎偉拋梁上太
平無象天垂象捷書夜報甘泉宮江東諸葛尤宏放兒郎偉拋
梁上閣扁景言誰並駕小戴經從大戴傳不察不苛民自化
上梁之後伏願利兼百衲德懋四檀食於斯息於斯勿云當得
迷於是悟於是切莫它求如是則廣居正位汝尚堪任不然則
夙負昔因人誰與代

謝州府啓

多種藕花邀淵明飲肅瞻御月與阿戎談良既友於白眉恨失
防於傲象索兮涇濁猶雜蘭薰蓬未直於麻中枳已蕃於江北
罔薄粗有瓜葛之訛勇證攘羊不識拋示鶴鴿之書動輒紛臂
是至親者况他人哉生知本地之風死媿延陵之鬼勸之或不

足道沮之亦奚以為樞得環中環去樞轉車在門外門開車以假為深夜之談真成正晝之攫私秉盞面公服趨堦鏡虛而妍醜兮勢迫而情偽見本心自喪昧江有汜之遇勞家醜外揚謂墻有茨之可掃謬將槁木死灰之士誣以曉風殘月之朝自貽帷薄之羞甘出閭閻之下茲蓋伏遇某官雲開月霽水止沙明照茲無毫髮之遺律貪有冰霜之厲民躋衽席視前日為何如雲冷狴牢嗟鄉來未始見昭用儒之速効盡得士之歡心至於山林采若葑菲某日老一日時非曩時抱湘瑟倚齊門則已死矣聽先生歌梁甫尚復悠然翼長在春風和氣中當不啻錦里煙塵外知雖有素託千指之幘幘惠豈無終安一枝之風雨

北磻文集卷第九

北磻文集卷第十

酒僊祠銘

竺仙氏家法嚴於行師善世守者全鋒不足攻也酒亂德謹為之防縱敗禮固為之閑踰防閑有律智者過則改眎覆轍其焚溺等而上之成佛子住反是蟲臂鼠肝聽其所如吳僧遇賢則異是曰酒亂德吾所以對德曰縱敗禮吾所以成禮縱是適酒是者雖酣醒有常度始人惡之少則疑終則敬既而稱酒僊飲之必旨且多諧謔風生鮮克嬰其鋒或謂東方曼倩不是過信脚行信口道左規右矩旬鍛月鍊者未必然也喜淨業不喜清泰問其故曰無酒年八十八笑譚與衆訣於所居之明覺了了生死之際祥符五年正月十五日也歌詩滿三吳稚子抵掌歌之謂非酒仙不能作仙姓林生姑蘇之長洲幼失水至嘉興遂從郡之永安可依為比丘五十九膺嗣杭之龍冊球公後二百有三載余始識仙象訪遺事於寺僧惟一得皇祐六年濟陽丁

偃記淮西張仔則重述於淳熙九年一以為未也需余銘拒者
四三辭婉而氣益和為之銘銘曰繡佛前醉逃禪人中英飲中
仙仙上天第幾禪誰同盟林酒仙蘇我冠林童顛蹟殊歸心同
然德可歌言可傳谷可變陵可迂蘇不崩林不騫

梵蓬居塔銘

釋慧梵字竺卿縛茆奉母扁曰蓬一時稱蓬居生嘉興府崇德
縣之石門顧氏家父母以其無適俗韻事高陽澄寂院僧守先
三年習經懺十三剃落具足受毗尼畢生持守有嚴坐七十六
蠲壽八十九為子孝臨事敬謹身節用脫略世故君子謂其壽
考無媿學性具宗旨於天竺如虎子學詩於處士陸永仲時東
越律師之秀曰廉曰持伯仲也廉口不輟佛名少暇對人語持
有詩名左藏張雪窻云忍淚別僧持者也於卿異姓兄弟後皆
先逝孫空覺奉卿如卿奉母死葬蓬中後十七年師謹橐卿詩
藁來謁銘乃以友上方朴翁義銘編次文昌毓齋李公沐則為

之序以其先大參政有雅故謂其詩似唐諸王孫李長吉讀其
詩者當不言而與又嘗演唱於湖之開元智者應侍郎曾文清
逮遴選銘曰壽冠五福卿八十九孝先百行卿使母壽母子俱
壽天其與之雪月風煙一昌於詩儼東西隣樹梅水仙自食芳
鮮自寫幽妍歡娛母慈而送其死母死不忘以其有子我不識
卿聞卿於銘遺事可銘幽光發潛

金山蓬山聰禪師塔銘

寶慶元年三月十四金山龍游禪寺住山人以龕留五日奉全
身葬於洪信松山菴名永聰字自聞蓬山其孺紹興辛巳七月
十八生於杭之於潛徐氏八歲剃髮受具服紫伽梨為縣東資
聖寺僧行居後還家塾授五經十五從父游徑山別峯機辯警
拔白父曰人天龍象也願學焉別峯器之至育王天童當拙菴
密菴全盛時婆娑兩翁間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既壯掌肯堂之
記於薦嚴後游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緇白名流反復博約雖

好夸務勝惡聲相加必雍容婉辭盡底蘊乃已嘗語人曰佛祖
正印厥任重今也奇貨盡盡如蠟辯而失宗醒而披醒汎而多
岐眊而拍津豈無望於捷馳橫騖者持角而婁其種落耕稼於
台之淨慧開法於光孝一香供別峯記初友也徙建康保寧蔣
山南徐金山在保寧時制府講守禦甚急師與幕府諸公議論
具有本末異時虜入濠滁略斬黃悉如所料劉潛夫贈詩有聰
老才堪將之句往往贗浮圖以識字議已輒笑曰固犯是不歸
死無長物年六十五蠟五十九度弟子四十餘銘曰語而明默
而冥語而忽冥默而忽明語默之不知昭昭乎無遁形樊然葛
藤我獨不能怒然如瘖我獨苦心疲精竭志我愚益肆偽飾外
修我則反求或聚族而謀曰佞壬臃腫憺恍詭詭罔人欺世千
礎萬指有一於此聯臂引類反是則痛誣力非廩乎人可罔耶
世果可欺曰罔曰欺堵間餒而蓬山窳窳忍死不為是故北澗
銘而載之

天童山息菴禪師塔銘

公名達觀號息菴發之義烏趙氏子高曾皆衣冠年十二喜佛
書勇舍世俗家父母成其志受業於縣之法惠寺僧正覺欲超
大方九鼎望利養非本色衲子往處往往過門輒掉頭若正因
保社窮鄉遐徼越嶺海犯霜露跣足糗糧尋訪不憚遠參應菴
於天童見無菴於道場後於天封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
瓣香為水菴有自也水菴在閩橫機峻峭為衲子一閑徑往扣
之一語不浪下破的而後反用覺圓據育王席端氣蓋諸方有
從上瓜牙宿學所嚴公分板首一語一義反復博約必盡底蘊
侃侃不相下堅於長城從容佛照一語不契即去至龍翔栢堂
虛第一座以俟識者偉栢堂知人開法嚴之巖岩閱四五刹晚
自金山被 旨靈隱坐四夏用木覺故事上告老之請歸
天童又六夏而蛻嘉定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也蠟五十壽七十
五龕留七日奉全身塔於玲瓏岩下得其傳者守中從禮度九

十七人永澄永隆猶子也隆先逝大事實澄當之機用播叢林
具眼者因言得人而印心泮然一言而忘其所為言則此罕觀
波可以銘可以不銘銘曰佛智冢嗣圓悟後之跨竈水菴崛奇
不則不足與有為水菴勝幢隻手可支鼎力在腕危而不持不
則不足與無為無為之為中下罔知然則節猶之盍翻墨之衣
孰重孰輕孰是孰非

夷禪師碑陰 靈隱

石鼓既得銘於秘書侍右郎官高公似孫重逸抱銘泣於余曰
先師貶剝諸方不小貸所嚴者子一人耳盍一言為之發先師
閑繫此山者甚至子所見也敢再拜而申之開禧末蝗蔽天赤
地連阡陌列剝謝遣客比丘主者心印佛衆自用不推消息盈
虛搏節而權其變撞鐘伐鼓延接方來如平居無事時寺亦幾
殆為倚城社者曰師齊效而有之是時高峯之鬼能禍福人人
嘉神休莫敢不至寺則頓裕宴安易溺前日之匱邈如未始見

深禪正修湯不復理以蟻蟲飽適為龍象蹴踏本色衲子掩鼻
而過之居無何厭足心生去而之它先師來自乳竇喟然曰昔
問道於是佛海佛照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今掃土矣遂收餘衆
因陋就簡什者支漏者苴尤無良者則去諸尊者艾禮賢又寬
苛細謹程度懷同志之士稍刷前日因仍之耻而舊貫漸復則
又曰僧者佛祖所自出今也貨殖賢不肖無禁乃博訪檀施爰
誦爰度選能誦法華楞嚴圓覺洎馬鳴肇師言者謂之合格而
得度莫昌厥善類然則日暮途遠盡瘁而止矣銘則缺書余聞
而哀之繫之以三字八章章四句辭曰網有綱萬目張法依人
建勝幢人壞法人自壞法常住竟安在譬諸谷谷有神彼不呼
胡能聲聲既沈響斯絕鎮長靈廣長舌矧石鼓章厥號曰希夷
洞玄奧奧入玄昭昭然謂不見誰樊垣生曷勞死奚息所不死
靡有極草芊芊泉濺濺天在水月在天

禪監法師塔銘

禪鑒法師名思義月室其別稱也杭之鹽官馮氏子生有吉夢
母奇之甫十有三依縣之開福寺僧宗顯刺血書心經與緇籍
年既加長扣天台性具之旨一時宗工若覺菴言車谿榮雪川
規空相秀慧光訥皆有徵詰言句獨於慧光針水無疑闡法於
阜陵泚妃陳氏寧親蘭若為十方傳天台宗第一代二十餘載
九三却三就卒訖於此山壽六十六蠟五十三度僧二十餘嘉
定九年六月初七是月二十有二廣如廣修卜慈雲迤邐梯嶺
之原葬焉吾嘗謂三學諸師均稱嗣祖其名曰祖行解相應解
不逮行大車無軌行盈解虧小車無軌無軌其何能行維
禪鑒師壯則學解以昌其說晚乃不言以著其行一行三昧常
坐不行佛立三昧常行不坐於斯二者既三期修半坐半行非
行非坐始終以弟收效桑榆豈但小智崑頊觀聽蓋亦自謂能
事畢矣是宜得銘銘曰台衡正傳可默可說默固難窮說亦不
竭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左谿荆谿千偈翻水後世競辯異夫所

同以其異同倒戈自攻繫爾禪鑒以身代舌四種三昧寐而非
滅既滅幻影非幻者生爰泚諸徒繩繩以行慈雲以西梯嶺之
下一燈長然罔此塔戶

護國元此菴碑陰

此菴大導師正三峯之席分座提唱屬之於應菴大士示寐時
二子方畏知聞未露文采故應菴受以死託九火化穴藏之
役舉無遺力或謂葬禮因仍簡陋不足以圖永久應菴從而語
之曰竺西葬大浮圖自有制度示尊法也又何以侈麗為哉此
菴光明盛大之傳有子若孫嗣而葺之谷可為陵塔固無恙嘉
定紀元孟夏既望大丞相止菴致師第三世宜獨禪師於五峯
雙磎之濱復正三峯之席未幾師之藏已一新於宜獨之手亦
既完好議者以應菴為知言師於應菴行諸父也商今評古潛
鞭密鍊不啻已子其警拔可紀者大參政松總已為之發茲獨
以宜獨增修之歲月書于碑陰

圓明寺慧通大師塔銘

建炎四年圓明厄於火未幾門闔皇皇廊廡翼翼樓觀羣飛堂
宇靖深有像有經有師有徒復還舊物者慧通師師默與佛光
師景韶之力也公杭之蓋官郁氏子十五出家二十得度於清
捷捷以大父事景韶公於景韶為第四世幼而穎悟超然有四
方志韶方銳意起廢固尼其行既從事土木而顛沛造次不從
叢林自經始至落成未嘗苟取於檀施蒞事臨衆凜然秋霜平
居間暇藹然春風韶亦嚴憚之凡所欲為必從之稽疑而後行
韶無恙時已嘉成績既而大備嘉定二年正月初八日使諸徒
環立付以末後事語訖而蛻龕留三日奉全身於寺之東狀其
行來謁銘於北山之東礪銘曰才難之嘆尚矣有才具者昧於
因果明因果者不曉世緣善乎鄭禹功之為言倚歟慧通不墮
兩邊不昧正因而與世相周旋即瓦礫煨燼而開覩史夜摩之
天既息幻景西歸翩然有宰覩波深鎖雲煙對此新鑄庶乎岸

遷谷變兮尚有考焉

鴈蕩飛泉寺豁菴講師塔銘

天台教觀鼓行吳越間假之以鳴者卓然有稱獨未聞稱豁菴
乃今得之於嘗聞道於公者使其九原可作駕其說於諸子詎
知夫把絳幡東鄉而立者非公也耶公名淨悟字機先東嘉樂
清李氏子幼超俗於鴈蕩之飛泉十九受具足戒以圓覺為受
業師定菴法統則傳法師初訪天台教觀於定菴後見休菴可
舟舟曰定菴何以示人公曰演索車義章舟曰窅光土索車否
公不領頓覺礙膺不遑寢食舟拊之曰疑端發露矣寶所近也
居無何果默識於雙礪寂寞之濱本宗疑難迎刃而解吳越講
席高眠縱觀排闥而入因作而言曰此心無媿折鑑者師借大
空口對萬象說吾事濟矣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數行帑上語
聚千百辨道人大廈廣居食前方丈甚於乞墻吾弗忍也應緣
之地若雁宕之東安飛泉天台之淨土皆一新於百廢之餘指

陳要奧穎脫乎言象之表吟詠情性蟬蛻乎塵埃之外綜群書而擷英黼黻乎截通別圓御新學如養駿登蹄乎牝牡玄黃由其言與之俱化而不知熏陶於春風和氣中晚歸故山屬疾大書示徒曰吾將默觀其變問藥尋醫挽吾化也明日巍坐而蛻開禧丁卯季秋二十有六年五十九蠟四十一其徒文甫哀衣孟之長以奉闈維耳齒儼然於煨燼之末後三七日對塔於飛泉之西麓而瘞焉銘曰是為豁菴聽說總持兩種不壞之藏言為甯山行為龍岡夫惟言行之不騫不崩兮愈於左右龍甯之騰驤而宅夫教觀之玄堂雖微吾言其所以自著者隱而彌章久而弥芳不然由吾言以探其微異世而同心者將墮淚於鴈山之陽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濟顛

舍利九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闈維法者故未之見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未之知也叟天台臨海李都

尉文和遠孫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狂而踈介而潔著語不刊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晉宋名緇逸韻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廬潜皖題墨尤雋永暑寒無完衣予之尋付酒家保寢食無定勇為老病僧辨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之不往與蜀僧祖覺大略相類覺尤詎諧它日覺死叟求予文祭之曰於戲吾法以了生死之際驗所學故曰生死事大大連大觀為去來為夜旦顛沛造次無非定死而亂耶譬諸逆旅宿食事畢翩然于邁豈復滯留公也不羈諧謹峻機不循常度輒不踰矩白足孤征蕭然蛻塵化門既啟一日千古迥超塵寰於譚笑間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虛遠城市委千柱壓萬指是滉漾無朕為正傳非決定明訓為戲言坐脫立亾斤如斤羊欲張贖浮圖之本也相與聚俗而謀曰此非吾之所謂道靈之邁往將得罪於斯人不得罪於斯人不足以為霸所謂道也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覺舉此以祭之踐言也叟名

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於
淨慈邦人多舍利藏於雙岩之下銘曰璧不碎孰委擲疏星繁
星爛如日較不泣誰沈瀾大珠小珠俱走盤

圓訓二大師塔銘

修證大師法圓姑蘇崑山縣之江灣談氏子年十二禮青龍隆
福寺僧妙義為受業師二十二祝髮受具足戒陳君清浩見而
竒之遇之若子弟圓亦折節父事陳歸南踰從容而作曰吾欲
造寺舍子不足與計事相攸間曠築室廬市田疇九所宜有者
畢備圓力居多至是水雲憧憧無逆旅况味香火社遂冠一方
晚節精修愈力長期六年壽七十七蠟五十五嘉定十三年十
月二十五跣趺說偈與眾訣龕留七日而闍維弟子師訓同里
周氏子九歲來侍巾錫十七為比丘能大其家而竟其緒業學
天台宗旨於北禪榮度弟子七人曰文秀文質文杲文達文拱
文煥文蔚秀達拱煥不克奉大事而蛻質與蔚承其終杲號古

鏡得性具之要講貫淵源操履潔脩學者稱之孫如松等二十
餘嘉定三年九月二十將示寂慨慷長嘆諸徒屏息以俟則曰
風霜龜手暑雨顰面盡瘁創建所以一多眾葺菴居今也反是
是吾憂也言訖合掌而逝先圓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二昧爽前峙雙石於西廂借修證遺骨藏焉銘而刻其石
銘曰窮佛祖心持佛祖權權衡在茲而傳其傳降斯以還建幢
查刹於有為功不弃毫髮去此二者曰冒吾氏食前方丈素食
尸位猗歟修證手開慶寧訕也掎角遂臻厥成吳松以南原隰
蕪蕪悠然梵放遙夜天際善蘊自滋暴俗改習王度卓然默相
潛翊

慧日宋元谷目齒兩種不壞之塔銘

劫盡時火乃扇災自九地逮初禪皆盡餘信夫火之為力也大
矣竺西闍維法曰火浴灰百骸四支所存者舍利見諸傳記余
舊贊五種不壞者鐔津明教大士頂耳舌童真數珠近又贊薦

福瓊舌銘湖隱濟舍利與傳記合宋元谷信州周氏子受業於
月崑新興寺僧守忠得吾佛照末後句慧日數門歸隱萬壽之
西堂遂蛻於此年六十六蟄四十二越二日依岳竺法閣維火聚
蜚辯失一隻眼齒三十六丙丁童子憑陵奮虐死眼頓活齟齬
沒齟反現童子灰飛煙滅明毫屬太旁屬彰教住山上人丁此
瑞事不起于座銘以告衆銘曰眼如月齒如雪火烈烈瑩而徹
定業難逃自異醜拙

御史銀青米公復神道銘

襄陽米氏祖墓距鐵甕城西南三里黃鶴山之陽六駢度江擾
攘甫莫軍遊奕迫墓垣營絕神道無復元禁淳熙間曾孫吉州
刺史某請于戎帥者五十餘反武夫勁卒不知講明湯不理寶
慶初玄孫太平州蕪湖長某舊出今邦伯趙公某之門雪涕於
公曰公來南徐重藩宣節制而崇教化厚風俗率嘗先之某與
先兄省倉下界某弟太平州蕪湖丞某抱先世五十年不信之

恨頗閔風教蓋為我振之公使盡吐所由恨則油然而作曰王
道之本起於養生送死而無憾况一代者德歲時奉烝嘗掃松
楸有愧其子若孫吾不忍也未浹旬復其故造亭大書而扁之
曰有宋御史銀青米公神道雲山增華草木津津銀青泊少儀
少師奉直榘突之靈廩然在茲孰不揖箕翼以為主人壽俾子
孫千億洞洞屬屬如見如慕思所以報公者當何如嘗聞銀青
無恙時喜讀書作詩琴瑟日在御射御書數餘事也至於護劔
閣守葭萌皆雍容著偉績有田二千晦佃者盜賣族子聞有司
逮繫幾百人則測然曰微此吾飽自若也折券而釋其縛痛人
命困於庸工之手則精究方脉著書三十卷遺後世活千人者
封何啻千人哉是以生少儀少師父子受知 思陵家聲震江
漢文章翰墨照耀一世雲山淡濃盡掩衆作殆今且評為文德
稱首銘曰比德如玉玉無德輝積玉可毀德無磷緇嗟今弃德
如弃泥

道場山北海禪師塔銘

淳熙初保福住持證公度弟子四曰真心圓明上字同曰悟在少城之東大聖慈寺中九十六招提家勝處四五禪刹外皆鐘梵花雨三學講演一日四比丘屏息侍證曰咨尔真與心尔母滯名相家盍徧參乎尔圓尔明則掌余藥石服御翌日歸白父母其母鮮于氏賢謂曰自我歸尔楊氏家禱於白衣大士願得佳子俾學佛尔生喪明禱而復明尔其念哉行矣毋踟躕乃束包下三破尋訪本色宗工見松源岳於報慈扣無用全於天童遂識無用之用而悟岳之不已欺今座於雙徑石槁宣之席端開法於四明天王寺迹海衲子不称心而称北海聲獵獵叢林中瑞巖大同全以金山薦諸廟堂希夷如淨在南北山倚角沮勝已者止秀之本覺老坡昔三過此所謂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為鄉老人文公發舊有堂曰三過余為之記居無何夷淨之沮不行移湖之道場凡若干年振墜起廢一新土

木金碧九年之弓也忽暝倚禪板為眾曰轉息隔生勿虛度日書四句偈而寐某年月日昧爽前龕留一七日全身瘞寺西岡壽六十一蟻四十四度弟子若干人大觀後余游文惟余言是信懼人飾虛譽羨厥師而誕後世直致其事求余銘銘曰既生而眇母禱而瞭粵如所禱俾皇覺紹及見報慈其瞭復眇皆厥常明發以內照遐杳閔迫重昏而曉用晦藏晶扣玄体要日漸月磨靡不炫耀嗟嗟末流以竊以剽自罹顛蒙瞑視盲眇其蔽可撤其室可窳其愚可唁其昧可弔反睨高蹈訕謗嘲謂鷓安卑枝鷓止蓬藿爬搔餘粒族類相嘯視九萬里控地淺料大方無外不直一笑幻緣盡矣一瞬而了了無可了了月湧寒嶠

趙野雲墓誌銘

宋諸王孫趙希侑字寅父野雲其自謂也常州無錫人弱冠受命補承信郎轉保義郎

今天子龍飛換從事郎權衢州酤衢盜竊發攝事有方略改臨安府排岸俸

給公家餘則盡付酒家保落魄孤山南北蕩幽尋宵索深探遐
眺點陳爲新作不經人道語弗警拔清麗弗出也非樵山漁澤
牧兒竈婦一見握掌能歌之弗出也談譁嘯詠傾坐人解后朋
酒罔不致不至不適也九給侍奔走過不加筆楚長安市爲貴
游藪一跡不印其門前地零圭斷壁不自愛流落山翁溪叟間
好事者方搜訪次第編而哀之鏗鎗其身後慰其九原沉酣之
靈年七十二嘉熙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官舍是歲十二月
十九日葬於嘉興府嘉興縣胥山權喜樹之原女歸曹武惠諸
孫逾惇然扶護盡瘁辦窀穸或譏其有女無子善於是乎引古
以銘之銘曰忍子啜羹沒身扣闥有子無子烏乎論

祭佛照禪師代同參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八四川兩瀾二廣七閩江淮東西荆湖南
北參學比丘某與諸比丘衆注香煮茶奉微供於質之東菴佛
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師之所自立亦難矣哉方其升

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徑之室然後登太山而小
天下安庸醜正歎群因折不可奈何而後已卒能橫翔捷出縛
虎兇鞭龍象搏扶搖躡閭闔阜陵英主也曰兢兢業業當如
禪師之言史真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者
舊也贊其話行四海非有大過人一聖二賢曷以若此它日行
輦鼎立更迭而逝師則巋然獨殿諸老紛紛晚進競春爭妍秋
新露零一掃而盡於是時也方墜阨之木蘭洲之宿莽凌霜厲
雪以自怡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忍死不敢寧居逸躰今亾矣夫
昧者謂其果亾矣有法門名無盡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則師
長在而不亾尚何悲焉

祭佛照禪師圓鑑之塔代秀岩

嗚呼師乎虛舟悠悠不知斯文壽命所託疾雷殷殷不知蟄戶
管籥所繫浩浩乎心與理冥智與神遇不知人間世所謂榮枯
得喪果何物耶指後學之心則皇天后土昭乎其鑑孚大信於

物則海東日本不約而至恢拓象末邈然寡儔顧不肖似敢稱
先德以黼黻大空而與世諦流布哉靜惟始終逾二十年潛鞭
密鍊倒行逆施雪霜憑陵陽春煦嫗恩積丘垤報未消塵故山
來歸靈骨未冷慚非踣竈誠謂續貂無聲之哀菲薄之莫哀慕
之至靈其鑒之

代佛照祭淵清叟

清叟未發足時商周三百篇漢魏六朝下逮唐宋沉潛反覆得
其指歸幡然舍諸亟來相從鄉所蘊藉登龍明而洗空禪悅法
喜蓋自得之亦復弃之放浪形骸之外高眠塵表若將終焉諸
天儼臨無路推轂仁者必壽古聖格言子胡不然我心則折嗚
呼清叟其如命何

祭錢竹岩

於戲竹岩其死故暮謬我不敏乃今始知嗟嗟諸孤不我告為
豈不念我休戚以之彼不知者謂之何其匪謗則謾匪諧則擠

匪誕則謾匪畏則欺竹岩曰嘻恣若所為恢乎有空空洞十圍
吾游四方交天下奇惟古所是惟今所非厚姿孤標其殆庶幾
乃於度外悠然不疑前年之官流金欲西約我必偕我病不支
蚤料及此雖病輒隨殮不及眠葬不我期雖不我期悠悠我思
於戲竹岩昭昭在茲

祭虞稅院

冠卿會稽名士

靜而樂其樂也全志也敬而誠自誠而明性也嗇其壽中壽而
死命也百骸潰矣疇知夫不病不死者固然而笑我未能免俗
也

祭于君實宮講

異時丹丘有顯者謂于
本曰詩騷何如與公治亂

兩巖風高半江澄秋三柱鼎立而吞潢流維三伊何公與翫翁
我輒龍斷並駢兩雄倡焉是驕必反而和花陰晝遲竹榭月墮
琅然而歌若出金石山城無人使萬籟寐風雅道大與天同休
豈無聖人雜刪並收或曰此道不閑亂治四夷交侵自小雅廢

公則掉頭背俗子論笑訕譏嘲怒如不聞者此而生者此而死
易簣之際笑命其子使具大白而次弟酌捷出機鋒抵掌諧謔
酒盡雙玉玉山不頽揮手整衿槁木冷灰死亦大變了了若此
德安生芟莫奇男子

祭齊國趙夫人 景獻之母

洪範五福錫厥庶民懿泚具并厥庶莫倫丹心日星短世蒲柳
弗變弗迁孰不曰壽金貝珠璧匪飾匪御為善取樂善日以富
壽富而康既清以寧天其靳斯勿輕畀人惡石吾師甘言吾賊
舉非吾好所好在德識真擬杜教子擬孟手種手穫而考終命
命則有終匪終者存昭昭在茲曷云不聞

祭趙寺丞

公去蘋渚琳館容與我託蔭樾三慶初度芳墨猶濕忽得凶訃
一聞此聲如市有虎迄于再三霄淚如雨我淚非雨悲豈兒女
云胡能然滴滴心膂湖岷蚩蚩念公如父嚴而不苛威而能恕

亦復念公如子憶母或楚或讓爰煦爰暉昧者不知百喙箚鼓
事以論定表表益著日俟公起倏尔仙去經春負病吊不及赴
酒不注觴肴不登俎枕翻素花鼎蔓碧縷接武生芻一慟千古

祭上元長官趙紫芝

西陵岩莢之人遥遥西陵泚泚之人不歸之人何其雪調冰度
豈無它人盟獨鷗鷺官不稱德德榮其身榮不療貧假文以鳴
不曰種瓜居無一郵不曰種豆耕無寸田未就刀圭莫起君死
天孫錦裳夜付其子君死不作我恨弗掩昭昭在茲鑒此匪諂

祭盧玉堂直院

噫浦江公蚤蜚雋譽頡頏雲霄粵與仲俱翻水文詞九河倒輸
拍肩過秦長揖子虛駿騰渥注翠峙碧梧訪孤山春濯西子湖
起我摧頽借尋物初一笑分携九華絳幘仲則先之鈞天帝居
鷗盟在公雁足在書契閱十年鵷行峻除後來間陰策我故吾
蓬萊道山夜嚴漏徐種橘賦詩雪枝模糊黎明綉鞍入承明廬

潤色誥盤章明典謨，續雅簡繁命騷。有餘用不及大澤，不及敷志不及行。蘊不及摠，一身莫贖嗚呼天乎。

祭神林蕙元發

非吾子親，非吾子師，以警以飭，子不我違。子質固渾，胡俟我為。將子截怒，氣正色怡。日俟子成，以尉遠期。子雖未成大略，近之子親子師，喜動睫眉。祝以培壠，壽焉再耆。前冬沉綿，或謂不支。亟往視子，子起不疑。兩年西湖，好音日馳。日俟子來，竟不我之。我去江東，子死浙西。契闊死生，悠悠我思。泣子莫聞，酹子莫知。念昔語子，萬化拍歸。了觀化元，月印萬池。將子無爽，廩然在茲。

祭覺無象以淵清叟配

南北山三天竺禪講之秀者，聞竟無象，計其泉金作供，祭之於冷泉之上，請余文以告之。今於此讀祭文。

鷲峯全盛之日，衲子一世龍門。方是時也，漉漉汗血，豈少哉。兩公已負駿聲於九方，臯之庇矣。方佛海佛照對啟，天子之休命，則懲風葉擁趺而自求其志。諸方葛藤滋莠，則卷舌冥懷而制乎末流。典刑半座，冠冕群英，則不矜不伐，以為勵志勉力之方。群飛刺天，尋即墜地，則無適無莫，而自高歲寒不彫之操。固兩公之所同也。若夫奔軼絕塵，超途軼轍，黜智為愚，寓巧於拙，豈無象優於清叟。遊戲翰墨，藻飾萬象，法度謹嚴，詞章宏放。豈清叟優於無象。子以潤色祖業，要未足以盡兩公之蘊。百未一施，遽止於斯。願力所覃，重光叔世，則後之建窠勝幢者，舍兩公則誰與。

祭蘿湖雲卧菴主瑩仲温雲居老宿聰首座

瑩隨妙善院於衡梅聰侍雲居於龜峯

淵有珠山，有玉華草木。媚川谷，清明在躬。玉緼珠匱，矧二大士。並峙芳躅，歐阜千仞。蘿湖一曲，影不出山。塵不沈足，逾四十年。倏於轉瞬，低俟國命。高雲漢目，澳樵爭席。蘭蔭騰馥，著書自樂。卷舌自默，衡陽瘴面。雲山短服，眼底江山。胸中杼軸，物初幽尋。象外遐逐，遯必自肥。謙必自牧，長不自有。善不自泚，妙喜密付。雪堂正續，戶素塞路。蠹聚蠟族，典刑在茲。不戰而斲。

代鄉人祭璉壞衲

大江以南狂瀾日肆問其津涯罔知攸濟障而東之聊資一戲
時之所慕已則甚耻時之所弃已則為羨煮五合陳荅千山翠
夫何道人相尋於五乳峯前萬杉雲際開古叢林益侈乎昭陵
之賜不動聲色咸自化於顛沛造次酣熙淋漓沛然飽滿不知
師者為誰誰為弟子存乎中形乎外者真實而已薰陶發生春
風和氣翩然西歸此道未墜康廬之陽方萬竅畏佳番陽之東
方月透清泚無乎不在與化終始

祭萬無懷補翁

才也不羈命也數奇賦之者天厄之者時騷雅風賦澹泊是師
機警詭譎迅捷倔奇素患難則一眦險夷外形骸則兩忘是非
冠芳義魏佩芳陸離柳下繫舡鷗邊忘機非蟬蛻於塵埃之表
而相索於形骸之外者未之或知

祭韶維那

天台擊蒙少林直指染指教外具鼎中味方其學教江漢淮濟

會歸於禪萬殊一揆行天下見尊宿興盡東歸婆娑天育咫尺
故廬不一舉足厥疾弗瘳一笑瞑目死無可愧生豈不足惟鐵
錚錚惟石碌碌

代佛照祭雲性主

變之大莫大乎生死達生死莫大乎空寂學而至空寂則死生
之際蛻若露蟬靈學空寂兩忘寂喧即喧而靜心遠地偏方尋
訪之南宗北祖擔簦負笈翩然竟去其歸休也東阡西陌嘯月
吟風若將終焉折脚鐺中人或罕識鑿頭邊事吾固忘言不負
所學高風凜然悠悠我思雲深水寒

祭源上人鄉人

大江以西支分派別至于東山四分五裂一鼓猊絃衆絃斯絕
賞此音者蜀有俊傑蜀叟盡矣遺響頓歇豈無它人奮迅像末
為人中龍為星中月猗歟後來不媿前哲弗患不學患不勇決
靈別不然油然奮發力挽千乘革此覆轍加以數年拭目超越

一日千古我心則折冷泉芳甘蘋蘩豐潔些作楚音尉此永訣

代佛照祭理監寺 潮陽人

我念往昔水旱仍歲此大道場洗鉢萬指虛倉枵腹罔知收濟
豈無它人及以近事坐困無策飽飢安睡子則奮然慨慷陳誼
分衛四方鉢歌其綴一葦抗海深入瘴地錫振千門粟移萬里
變凶為豐易歎於砥逋者知歸莘者蹶起編蒲興動復振歸袂
日俟擊音訃音鼎至月沉鱉渚雲寒玉几永懷相從南望賈涕

祭明文 錢公 臨終見佛

嗚呼我公歸芳公將焉歸清泰之國在天一涯八德芳甘冷然
綠漪瑤肪梵池金沙湧坻水鳥和鳴封林陸離芴陀利花長鮮
不萎一人繫心花開一枝公於是中託上上栖非公等倫姓名
弗顯芳既騰矣既芳以滋觀步承趾如其所之夷猶彷徨樂且
有儀復均此樂滌昏拯迷北鬱之南人自嶮巖罔念作狂愈不
可醫斷港絕潢知津者誰又將於公先覺是依公其勿忘為大

導師

代人祭何康公

嗟哉蒼蒼主司生人胡不均耶胡不使吾康公壽而康耶某少
寡助內交於兄志合氣同弗啻昆弟博約之益於我何多去年
之春掉鞅場屋載賈餘勇一鳴驚人國子先生擢上上考俊傑
如堵爭先快瞻視兄奮身喜若已得同歸里閭倏以病聞老我
家君往訊所苦歸甫閱月遂以訃聞一再聞之愴恍投杼逮至
三四果如初傳頓足失聲我心則折嗟哉蒼蒼獨斬壽康於斯
人也何其酷耶

祭錢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一真實外孰非長物本之以朴守之以質
確乎其心可卷非席凜乎其志可轉非石乃於鄉評無意無必
而於宗黨非矯非激又於子孫衆多如一獨於空寂投膠於瀛
味者不知謂其佞佛佛不受佞福豈安得悠然獨見判然

寺起百廢橋飛千尺路險持平歲凶加恤有餘是損不足是益
起以勤勞享以燕佚白圭之智陶朱之術暗合孫吳不師其跡
我萬里客一笑莫逆胡不百年交臂如失醉此一觴為鄉黨惜
英霸不死爰昭爰格

山門祭吳寺達

十萬買隣古人所願井泉分脉垣隙借光遂令東家不愧南阮
弗起于座安若泰山不揮案示徒而講學肅如非通難對機而
檀施起敬豈兩花動地白石點頭不足干其思慮而勦勦栩栩
無用其心哉夫香積國以香餅作佛事蓋用香積故事也萬事
有窮一死無欠我作是說靈其謂何

山門祭振監寺

惟靈跡群塵囂心清秋濤與盡月輪名氏自逃盍歸乎來愈悔
愈韜絕聽反聞聲沉響銷於日用中應念頓超我堂曰頤均賢
佚勞靈栖其間飛來爭高歲寒一枝霜蕩二毛入甘露門自肆

老饕鬻緣俱休四山沈寥逝者如斯有此可招

代信新戒祭悟侍者

同登師門同尊所聞法惟一味相為弟昆臭味草木博約禮文
道義講明深禪細論十年歲寒晝夜燈旃檀叢林均雨露恩
悠悠光陰惜寸及分竭來侍傍席未及溫疾急莫支甚於揀焚
如可贖兮百身可損不可贖也遂初反元百骸固止所止者禪

代下竺印祭上竺珪

靈胡為乎三網摠持逾二十年厥問四馳又胡為乎老而不衰
擁半千徒風從影隨天台慧命廩乎一絲乃登雋髦乃振表儀
兮半榻雲舉以授之有典有則彼將安歸日就月將異徒偈奇
俾盤石安易累卵危謬我不敏亦與品題竭來為隣隙光借輝
倏又去我曾不我知克繼克承莫網鴻離人止人得又焉楚為
靈胡為乎其來鑒茲

代祭興上座鄉人

太白勸游欲觀凌霄乃於化城一念頓起昔者萬里一簞一瓢
欲就有道洗琴釋器急如救焚喜如聞韶其心則降其意也消
惜哉妙齡倏若槁苗秀而不實惟芳翹翹念此永別鄉心寐寐
孰知此心靈焉孔昭

代人祭印元實吳寺

先師避席歸休上賞有薦賢之譽老子被命補處成規如畫
一之歌連璧之明固固在目斷金之利悠悠同心果也晚生日
敬執友靈乎崇篤時兮隙光方懷好音忽得凶訃我心則折泣
然而永歎曰霽月兮殞團桂零兮露軋靈一去兮不還猿鳥淒
涼兮寥寥空山

代祭前人

於戲靈乎尸乎此山也春江白鷗兮自然相空洪川之西煙霏
霏雲依依向蒙蒙兮今誰撤之折山靈得以自私將物各有數
兮姑待時錫駐不飛油然發揮勃宰兮伽梨古野兮羊姿巨鑪

橫撞兮萬指景隨瀾翻四辯兮四河渺瀰不起于座兮金碧光
陸離茲特緒餘耳終將觀其大有為胡不期願兮朝露晞一燈
不夜兮懷哉一夔

代祭達首座鄉老人

畢生辦死以至於死了了死生乃不負此此誠何如不止不存
其去無帶其來無根公活於此坐而待祭十虛配食萬象依位
風切蘋渚月批雲蘿昨猶可兮盍猶可歌風止月沉四山寂寥
罔然心初珠明塵消

祭秀州簡上人湖州選上人

觴有沉豆有雋些爾簡爾爾選延爽余望促爽余張執御兮忘
遠軸折兮輪弗碾然爾瓚瘞爾璉實於有聞兮又何怨

達首座索生祭文

嘉定十二良月十六靈隱達老宿致雪竇老融所作敲鯨索生
祭乃具函牛之鼎奏庖丁之技然東溪之菜煮北澗之水肆其

大嚼盡身前權尉別後思贅疣其生可嗤歸根其止誕詒膠擾
乎合離又奚以為是道也謂公不知謂余不知嗚呼其誰知

祭果無外講師下世元粹直友

友我以正遇我以謹爰及我私以振以警孝于惟孝敬其所敬
且評稱其義友道以其信寧死去食有生必殞大信既孚風雨
不渝損友者三偽飾諂諛鶴書冥自盲自愚靈欲正之瞑眩
取踈苦弄文綉馬牛衿裾永懷高標一龍一豬

祭起老宿富陽人

諸方說禪靈獨種田諸方角逐靈事退縮人皆逸豫靈不尸素
八十有三雲閑一龕幢幢水雲自北自南揭厲玄旨密機飽諳
昨非旋除老病更酣萬籟號風孤蟾印潭了了生死以酬嚴參
采采澗蘋擷芳薦甘

祭勤淨頭通泉

惟靈欲步大方以稅其駕太白之陽萬機休罷彼上人者或怒

或罵直行徑前縱奪陵跨忘言而領與之俱化嫉者或衆識者
蓋寡寓以持淨而正用舍臨機專對如遠侍者如顯淨頭寓北
山下移錫冷泉閱秋徂夏了本無生不暝為夜我思古人悠悠
並駕

祭圭侍者圭羅漢通泉

沉默而方剛專靜而明偉似不能言言輒可紀初友萬杉借一
鉏地雙劍五乳相高寒翠主賓道同密契針水由吳適越閱兩
暑寒培塿賀山問津冷泉一疾弗支倏如蛻蟬於戲圓悟不作
卮菴已矣晤堂別峯化門既敷餘波末派無所不至秋池之蛙
遂當兩部鼓吹靈其再來任此重寄

祭雪溪臯老

直節介特如竹不倚與猶俱生不與俱死雖霜不著擬停紫鸞
翾蜚啾之開叢薄間遂將此耳往雪溪洗亦復小住牛刀初試
雞肋之微全力弗棄別峯故廬蒲田可鉏舊榻解懸滿榻梵書

繫我類隨身外慵課不扶不携使爾叢脞燕雀風高墜纔須更
風乎不來婁棄路隅人曰爾已我謂未已凌霄魏之瞰暮山紫

祭魏鶴山

天之降才生民所繫以其所餘為用於世公生人間鳳麟匪瑞
况復芝草明月火齋品有定價不足酬貴峨岷之秀河嶽之氣
蚤蜚華問震天下士聞輒意消見輒心死校書天祿咸問奇字
兩蜀旌旄令負弩矢逮于更化表表愈偉簪不小低望益峻時
絳灌斗宵交口譏誼不獨不用抑又弃置清流之類替少文泚
諸老日零猥東山起如魯靈光屹若不倚騎箕而上天弗憖遺
官隨身殞不殞名氏青史芬芳終古不墜

空聖子哀辭并引

新安空聖子倜儻有大志喜勝已者雖年小事之謹
老叢林有從上爪牙先佛昭愛之重之橘洲中飛請
故舊匿影公毅然奔走借援於大縉紳諸老履之余
亦躉之辭曰

可忘者年不可忘者言可勝者人不可勝者天交以此道匪自
弃焉我方耕於委羽寬閑之野兄則峙兩化城於阿蒙宿兵之
地而丹明聖鮮簞食豆羹酣嗜沛然不作不食彛訓在前寧即
鬼群耻加素飡視貨殖而傲岸嗟幾何非乞墻志尚與我同兮
防愈決而愈堅兀死行羶彼生骨殘贖可百身吾身可捐不可
贖兮泪交涕滂我哀不聲兄聽不遷

下竺即哀辭并引

盛世苦心如公者或寡矣負而游學隙光席地汗牛
衝棟反覆沉潜肯瘞若然吾方發硯不則如求亡子

如喪考妣。百花成蜜，味中邊甜，豈獨忘言，亦復忘意。通宗極九難，則疾風敗葦，虛堂得不前席，感般若若空。家則奔川渴驥，解空得不奠枕，起廢住山，名動九重。重以境攝心，觀開九品，無生可樂，有死無憾，哀勝幢之將什，系之以辭，辭曰：

且講兮花飛，冥講兮雨新，換萎一去兮弗言歸，優曇閻寥兮塔。陔凄其天台，正續如一髮引千鈞，未即斷者幾何，措之於泰山。盤石兮其誰振之，豈無他人，未若靈之簡繁，振要兮單拈，徑提於戲噫嘻，靈山儼然，丝毫不移，詎知夫塔中兩雄與諸身，僉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者，舍靈其誰。

吊池陽郡博盧蒲江喪耦與女

池陽郡博盧申之室人與女之喪也，或以韓愈用魚子細腰鴟，梟蝮蛇已孟東野失子之戚而已，蒲江之悲，韓愈之說行，吾恐赤子不得養於其父母矣，雖然，能不悲乎，悲而不知止，非

中也要歸其中而已，作而吊之曰：謂生可一兮，生則萬殊，謂其萬殊兮，死同一趨，胡壽天之不齊兮，夫人所以籲天長號而疾呼，彭不貸，殤鶴不續，見行其來也，又矣，將安悲乎。

招魂并引

招魂楚俗也，天長右統軍吳從龍陷賊，賊倖其勇，糴縛而使喻，泰降至則囑泰堅壁而死於賊，吳之中表韓應祥慷慨三招其魂，使余為之辭，辭曰：

高鏞兮失常，犬戎兮濫觴，遜入兮鷲翔，躡青齊兮距張，拊海泗兮扼吭，既反噬而陸梁，息懷柔而需雲，異小寤其醒，任厥類愈其突，唐陽真琛而偃蹇，陰欲角於真揚，狼烽直兮地近，鐵城橫兮天長，真將軍兮藐視，控三面兮獨當，築群虜之素蘊，雖六奇而可縮，嗟眾寡之不競，聯逸響於解陽，死雖死而弗以，盍歸來兮故鄉。

海陵兮重圍，街枚兮疾馳，令兮吾誰違，死有所兮得之，忠以義

持按不我支，弦開空卷。鳥蹄不飛，忍死兮詭隨。登樓車兮反詞，大勇兮死弗移。彼不乏與，數奇泪齧。檀兮乳歎，斫頭便斫頭。何怒為齧穿瓜透兮，氣廩而將軍兮。孰分等夷，鬼兮安之。歆余招兮來歸。

天險兮濤山高，一衣帶兮百虎牢。滔滔兮東之孰滿，方腥臊積。散兮山白，釀血兮原赤。鬼饑兮喑喑，人眩兮岑岑。鬼兮無人祀，人瘡兮野野。迥兮不耕，望秋兮無德。盍歸乎來，塙登陸之大邦。潮打城兮冰龍，雪激颯兮三江。雲帽峯兮齒萃，右玲瓏兮四。海物貢兮品夥，海塗穰兮歲康。隣用情兮浹洽，俗好古兮厚。厓故廬兮在其下，暗葉落花開兮朝暮。

智明能禪師哀辭并序

公與松原岳公同參密菴而嗣岳，或以大瀉之於翠巖。菴之於大慧為之說，公輒掩耳出世後提倡大非分座時，吾哀之為之辭，辭曰：

發足兮銅梁，觀方兮不知方。觀方兮知方，跨九州兮不越平銅。梁飄零兮勿半生，轉蓬可友者親。可媿者攻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佛祖心之所同，方理之所同。劔池兮鷲山頂，萬象兮清涵。兩鏡造詣兮深穩，碧落碑兮無膺本心兮密傳。意兮在弦，條兮泠然。覺後覺兮孰為乎先，雲蜚兮水回。淵蕙帳凄涼兮曉發。

余自總角時讀張穎周禮義論策蓋蜀所謂省元者雖
場屋之文而得宜公奏議體一時學者實往尚之謹言
蜀固有人少長從止齋岷隱游蜀士夫王惠修徠特見
其濃墨大字妙兼衆體而未見有所述作也晚爲浮圖
北礪相與洽比而詞章皆獲見之高論偉然無雷同其
佶屈聱牙雖問字於揚雄假詞於柳州曾不是過烏乎
旨哉北礪蜀人也蜀有山水之秀是多異人要非甚異
者不出則北礪其人也其徒會粹成編因抗筆以題其
卷端云永嘉普觀 義問宣子





